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六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北狄

夫天地嚴凝之氣聚於玄冥之區其風剛勁故虜爲中國患獨强若匈奴突厥契册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梟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氣使然耳古聖王馭狄之道来則驅之詩

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已去則備之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聞有使之通也漢高自爲和親之後嗣後乗軒出疆者不勝其載而漢時蘇武常惠鄭衆守節不屈高風振拂由此其選也迨[illegible]宋之與契丹景德輸平之後玉帛往来促軺不絶者百年然燕雲平等山前後十四州未復大險淪虜大防决華而兵力不競徒恃和好其如國勢日弱啓宣和靖康之侮何哉則有備無患待虜之不可不嚴自古尚矣

國家蕩滌胡腥修復秦漢以後邊防洪武間東西紫
塞綿亘相延萬里其外客逦龍沙屯戍兵衆乃
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於大同萬
全都司於宣府又於喜峰口北古惠州地設大
寧都司并遼東都司爲五邊陝西寧夏即趙元
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亦爲重鎮時則封
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谷王於
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并
燕邸爲七而作藩屏捍禦驕虜瀋王原封瀋陽此時未就國凡有

不廷

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馬不敢南牧是守在

親藩也永樂之初遷寧王于江西遼王於荆州

谷王于長沙獨存肅慶代於各邊而兵權皆釋

成祖六飛凡五度陰山犬羊褫魄則

天子自將其役因寧鎮廢則倚薊州為重東勝五衛

廢則倚三關為重黃河套不能有則倚延綏為

重并陝西總制所在固原為鎮而九邊峙焉舊

設總制于固原控延寧甘三邊今改駐花馬池

而移陝西廵撫之駐固原控鴈門等關者命山西廵撫兼之近別設總督於保定控薊州等處正統以前宿將猶在列於幕府刁斗相聞無事則屯兵養鋭而聲勢之相應有事則挾矢奮威而肘臂之相援至今猶守其遺法奇選將得人亦足以禦外侮是守在各邊也初靖難武成即徙大寧都司於保定而其所統營州等八衛移之關內及都司附郭乃裂大寧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隷朶顔衛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

白雲山隸泰寧衛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
餘亦作富峪衛自後洪武五邊失一永樂中遂
不復收而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夷狄共之胡
馬疾馳半日可抵闕下廣寧錦義等城復與宣
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聯且近年逆帥勾虜
直入關內震驚
廟社於是築重城于京師之南而文武百僚分堵爲
禦迄今尚不能絕虜之唖涎是守在朝廷也夫
守在親藩乃開國之權宜守在各邊則保邦之

長策守在
朝廷豈不岌岌乎殆哉
宣宗皇帝巡邊擣虜大寧出其不意於鑠王師有光
祖烈若於此時盡收故地復歸職方則金甌無缺而
有苞桑之固矣此萬世臣民之遺恨也三楊不
能無罪不寧惟是舊開平即元之上都西接興
和而達東勝亭障烽堠悉棄與虜東西千里遼
河之間三岔河之北賀蘭山西鎮番衛之東久
矣非吾守者輿圖所及一寸山河一寸金豈可

以鄰沙漠之地遂棄之也哉凡今清署猜行人司訂
喜覩干羽之舞厭聞小醜之談然天下國家皆
吾分內而八城不守土木之變我寮君尹昌羅
如墉雖非死於嘶命實亦爲此虜而致身焉今
其可忘杞人之憂乎况邊境靖謐則四牡之道
坦安中國常尊則王人之體益重于使局亦有
係也故考幽都諸部次第韃靼爲最要兀良哈
次之稍東則建女直志北狄

韃靼

韃靼北胡也東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種類不一兀良哈亦在內但久內附爲屬夷故別出耳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匈奴在兩漢之世始合而強後分而弱烏桓繼與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烏桓又弱蠕蠕獨強蠕蠕滅而突厥興盡有西北地唐貞觀初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與宋爲敵國後滅於女真別建國曰西遼後復滅於蒙古別部小者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

地俱爲蒙古所併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八傳
而天下大亂

四明黄溥著閑中今古編云北狄稱銀曰蒙古
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因女直號國曰金乃以
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此說恐非

國朝受命肅清江南傳檄中原命大將軍徐達常遇
春等北伐凡齊魯河洛悉還中國洪武元年八月
我兵至通州取元都元主挈三宮后妃太子開建
德門北奔開平達自齊化門入執其監國宗室淮

王帖木兒等殺之獲玉印二玉璽二封其宮殿及

府庫圖籍寶物遣使獻捷奉宮人妃主令其宦寺

護侍奉平明表至京

表曰五百年而王者興仰

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惟新大驅

胡虜之腥羶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

光明欽惟

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運仗黃

鉞以興師造攻滁陽黎庶有來蘇之望開基建

業英雄誌

真主之歸馘豺狼之噬人正虬龍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江漢徂征友諒身殲於彭蠡荊吳薄伐士誠面縛於姑蘇逋逃驅而閩越安僭偽平而交廣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遂西北尚困於勵勦推其所由厥有攸緒惟彼元氏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章縫是遺系族姓而彝倫

似數逮乎後嗣尤爲不君耽逸樂於荒亡昧乎
兢業作奇枝而滛巧溺於驕奢天變警而靡常
河流蕩而横决罔知修省惟務畋遊朝廷之政
下移英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
弔伐以拯顛連誕舉安攘而靖亂畧事非獲已
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菲才忝受戀戎之重任
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
衝於尊俎之外旌旗揮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
兖平濟水盡曳其兵萊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勵

直擣大梁電掣星馳旋收西洛濟師以畧衛相
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艢發臨清先聲動如破竹
策貔貅克通潞大勢疾若燎毛鎮戍潰而土崩
禁衛墮而瓦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於
遁逃朝集内殿之嬪妃夜走北門之車馬臣與
選春等巳於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壹衆
以迎去戴盆而逈白日室家相慶廓氛祲以覩
靑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
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汚染一新驅馳雖效於微

勞方畧實遵乎成筭所以聿彰鴻烈考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有遠邇莫不尊親王帛會車書同與太平之禮樂人紀脩風俗變正萬年之綱常

按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帝都子規啼至二十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鷃鴟鳴端明殿作戕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

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以至非天之所以告朕哉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其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答討曰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囬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鳴呼杜鵑啼汴人謂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于燕乎杭潮三日不至宋社墟矣况迄

二年之不波乎後乃歷歷多怪豈非豬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答詩知道謠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執而縱之非也　程學士敏政裒緝宋遺民録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録西江月詞尚未辯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奮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為真武之降筆程以

爲劉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
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
我
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
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
也直待龍蛇繼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至丙午元亡豈
非龍蛇繼馬卯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
比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後甕古剌氏

不立已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註云元世
皆取甕吉剌氏爲後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
寓順帝非甕吉剌氏所出之意也然考之元惟
七主娶弘吉剌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
知程何所據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瑕於
應昌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
元主之北奔也命擴廓帖木兒犯燕京至是擴廓
出鴈門欵冦保安攻居庸時大將軍達將發北平
定太原人或止之達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我乘

其不脩直傾巢穴所謂批吭擣虛也彼若還救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無不成擒且彼縣軍遠道雖至北平孫都督足能禦之矣諸將曰善遂引兵進廓擴聞之遁還後為大將軍所破孫都督名興祖時守北平　二年春正月命將傅友德及元脫列伯戰于宣德敗之詔吏民內徙以元主雖遁遺孽數出沒且斥堠未立保聚為難故也擴廓即王保保

或問徙民尹畊曰尹畊宣大人頗諳邊務後多採其論述焉

皇祖不得已也邊士為虜巢穴者垂三百年矣一旦

空之何得無擾是故宋人不能有其地則生口

是俘

國初不能已其害則吏民內徙正一時之權也然則

光武之徙民何以爲失策曰光武之時四郡未

廢經畧猶存爲厲梗者盧芳而已一戰勝之比

跡西京矣而不䂺遠畧輕自蹙境故論者憾之

乃若

國初山川之論棄既深州郡之紀綱掃盡遺胡殘虜

遍于郊原已去而復來既離而復合擴廓逋逭

列伯之戰旋闢開平雖定驪兒之居自若何可
與建武並論也
皇祖始則急其害而徙民既則圖其成以置鎮時宜
之道存而不得已之意見矣
先是元主在開平
詔留兵三萬分隸都督孫興祖守燕達及副將軍常
遇春督諸將西下太原達乃遣右丞薛顯參政傅
友德陸聚取大同禽元喬右丞等二十四人以歸
擴廓寇保安聞王師擣太原遁還大將軍達遣傳

友德擊之兵未及陣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戰却之副將軍遇春曰我步彼騎戰懼不利不若伺夜斫其營達曰善會擴廓將豁鼻馬遣人約降請爲內應于是選騎夜襲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兵至不知所爲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乘驏馬從十八騎以遁北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遇春復率諸將郭英湯和耿炳文汪興祖陳德謝成郭子興北伐擴廓奔甘肅其守將竹貞亦棄城遁遂取大同

按大同自石晉割棄之後至是四百餘年始復歸于中國其淪沒之久亦可悲哉

二月都督汪興祖來守大同將宣武振武崑山三衛兵兩敗元兵斬獲甚衆此本朝將臣鎮守大同之始命都指揮常守往屯寧武駐兵寧化此經理寧武之始三月都督興祖取武朔州禽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詔以興祖為晉王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　元也速寇通州征虜將軍常遇春與將軍達破擒焉西平秦隴乃詔遇春率諸將李文忠湯勝等東扼

也速遇春乃擣末平過惠州收江文清士馬進次
大寧也速聞之北走遇春遂北取開平元主奔于
應昌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軍士
數萬置開平衛初大史劉基奏立軍衛自京師達
于郡縣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
十名爲一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戸所每一百戸
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
至是置衛于開平　秋八月元脫列伯寇大同偏
將軍李文忠右丞趙庸擊破之副將軍遇春之北

伐還也次柳河川而卒僅年四十報至
上爲之悲慟詔文忠代將其軍援大將軍達于慶陽
文忠至太原聞達已下慶陽而脫列伯攻大同甚
急文忠與庸謀曰吾等節將閫外之事有利于國
專之可也今大同受圍若俟進止恐失機會于是
率諸將譚濟爲勝等出鴈門過馬邑抵梅峪口遇
元邏騎數千與戰敗之禽其平章劉帖木進次白
楊門又禽所謂四大王者時雨雪文忠疑有伏自
率數騎入山覘之會前軍去大同四十里止壁文

忠至驚曰此豈駐兵地邪虜來敗矣麾之令前五里阻水而壁密遣人間行達城中與都督興祖期是夜脫列伯悉衆来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以二營委敵督令死戰不之救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兩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亦開門出戰腹背奮擊大破之追至炭告禽脫列伯降其衆萬餘輜重無筭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

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為
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
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
兩江皆入版圖朕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
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為國謀分
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
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
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
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遣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

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剷
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
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
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君命將出師直
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
餘燼涸轍之朽鮒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即遁逃亦
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攺圖易慮
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初元
主北奔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規恢復及

是脫列伯就會孔興興走綏德爲其下斬以降元主知事不濟乃絕意北竄都督汪興祖時守大同而興和諸處俱未下元孽時出沒興祖乃以大同兵來取興和　三年春二月參政華雲龍率諸將廖美孫恭攻雲州萬戶譚濟出居庸夾擊之取其城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指揮金朝興來取東勝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平章湯和來取宣德追元兵至察罕惱兒獲其將虎陳故元將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知大軍南還自定西引兵圍蘭州指揮

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與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略湖口陷都昌署光為江東宣慰陳友諒弑壽輝光乃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九江下黃梅戰

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
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洛下潼關
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
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
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
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真獸

類矣顧猶爲古元致力焉何哉

上問諸將曰王保保爲患今欲出師往沙漠當何先諸將曰保保寇邊以元主在若出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不戰而可降也

上曰忘近而取遠失緩急之宜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達出潼關自安定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將軍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受命而行尋遣使賫書諭元主曰前者二次遣使致

書久而未還豈被留而然乎以予計之殆君之失謀也君之意必曰吾嘗爲天下主以四海爲家彼昔吾之民耳豈可與通問乎自常情言之固宜如此以理勢論之則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顧天命人心何如耳盖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語云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乃固執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予當其時不能自寧於鄉里豈有意於天下乎群雄無所成而予兵力日

以強盛勢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又何致怨於其間邪君其奉天道順人事遣使通好庶幾得牧養於近塞藉我之威號令其部落尚可為一方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境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州所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今再令賫書諸前惟君其審圖之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

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刼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及将校数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兵出戰諸将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保保猶被擒僅與其妻子数人從古城北遁去

上遣書諭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刺曰君之将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州大軍

進討追及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馘無筭生擒嚴奉先韓禮兒李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徹里帖木兒問知爲君舊用之人特命賫書致意事進退之宜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各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諡以垂後世用諡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来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君其審之　李文忠由開平進兵復取應昌時元

主已殂其子愛猷識理達剌聞兵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并諸官屬朔庭遂空是後也裨将孫虎戰没賻恤有加文忠奏捷

上乃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買的里八剌具本俗冠服朝見行五拜禮至東宮見皇太子四拜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朝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於龍廣山命優廪餼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詔曰昔帝

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
矣曩因元失其政四海分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
混一區宇爲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爲元之宗
孫比者遣将北征爾祖巳殂既克應昌爾乃来歸
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
稱朕優禮之意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亡國后妃
往往不以禮遇欺孤雲寡非盛德所爲朕甚不取
今元后脫忽思氏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

耐暑熱飲食居第務適其宜焉若其欲歸當遣還
沙漠

上擢元臣危素為大學士與劉基胡鉉等同侍弘文
館素字太朴金谿人元時為侍講至右丞徐逹收
燕令故臣投告身素與編修黃礙誓同死礙竟死
而素為報國寺僧所阻逹以素歸授侍講學士特
備顧問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

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

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耶未幾御史王著等劾
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又
有張昶者仕元爲户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上因見其才欲留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款內懷
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决
熟于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决
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
已者心常快快時擴廓帖木兒兵尚强元都未下
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所願也間使人

上書頌功德勸
上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
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斥
焚其書復勸　上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
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從昶不自安
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
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等至京師上釋
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于元且寓書
其子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侯偶于昶卧内得書

表遂奏之

上命大都督府按問籾書八字于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矣是何赦焉遂誅之　初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方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文忠遣送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

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

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

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

中國百年之内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

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

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

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原有此禮不必效之但

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

就謝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奚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按李文忠之入燕也仁恩著于市肆之不易威

鸞輅于擴廓之窮奔分友德以西巡付與祖以留後其制置可謂周矣若大開平之于上都岐陽之於應昌也捷奏朝馳隼旟夕返留兵置將俱所未聞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淪夷則識者不能無憾焉

遣使徙紹興𧺆宋理宗頂骨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輦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

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
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酒僧飲器天下聞之
莫不傷心　上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
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棄其弱取之何乃復
肆酷如是耶即　命北平守將吴勉訪索頂骨所在
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
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瘞于故陵　山西行
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
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

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徐達李文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詔議賞征討將士　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善長爾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
上大宴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
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
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
知憂患之來常始於燕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
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
詣闕謝
上退御華盖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
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来

觀群雄所爲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

誠則姑蘇之城幷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来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盡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幷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

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絶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絶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禄又設壇祭戰

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遷塋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四年春二月元臣驢兒有衆萬餘歲窺伺畿外至是入居常峪夏四月詔招降比虜仍以　璽書諭驢兒曰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將軍駐常峪又將移營東去將軍能事幼主自是世間美事但恐幼主失所群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讐乎驅兵向之又恐力有不贍何若通使于我結大丈夫之知他日遇難

相托爲依庶進退有據也秋八月廉平章僧家奴北牙頭以兵寇雲州華雲龍偵知之潛以精兵迎襲突入其營禽僧家奴并獲駝馬四百餘遂分遣裨将趙端等追擊至開平大石崖比分攻劉學士諸寨克之端中飛石傷左腿右臂甚重督戰不置復追驢兒破其軍遂取開平諸寨歸前所徙吏議復立故州縣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遼東衛

遣人奏言元将呐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
益兵以備乃遣黄儔齎書諭呐哈出曰前者萬戸
黄儔回聞将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
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
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
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
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
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群盗徧于中原名僣號者
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地陳友

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
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
年朕本淮民爲群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
将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将軍爲
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群雄無成調
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
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古華夷悉定
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将軍居金山大
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将軍旌旗相望将軍若

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
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旣傾非一木可支
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吶哈出拘留
不遣　五年春正月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惟王
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勦絶之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鴈門李
文忠出應昌馮勝出金蘭達至嶺北戰不利而還

延安侯唐勝宗往築寧化城率千戶唐成等勦野
冦四達子等部落指揮謝彥來守朔州　秋七月
時諸將北征指揮韋存道從中山侯湯和守合墎
不剌營至斷頭山遇虜力戰死之斷頭山在陽和
北境外

按此和林之偏師也我軍鮮利

高皇益數悔之抑聞之長老曰存道驍將其死可惜

又曰斷頭名惡兵家忌焉時有勸存道移軍者
不從卒敗噫武王以甲子興豈有是邪雖然猶

人彭亡落鳳狼牙在古亦有是説矣將宜其數有

適會與

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

去　馮勝傅友德藍玉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土剌河虜將哈剌章悉騎渡河文

忠督兵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

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

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

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塟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　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两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户以匹所獲馬

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

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頴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閭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絶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

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狥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太僕寺丞梁埜僊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

從之此經畧寧夏之始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繫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此經畧薊州及紫荊關之始

詔以大同極邊且去太原遠特置山西行都指揮使統之六年

上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等處

備邊諭曰創業之初君臣固共艱難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之休息但居安慮危不可不慎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再命卿等總率大軍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欲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惰歸率精銳擊之必掩群而獲卿等皆老將臨機制勝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者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夏四月北虜寇武朔時大將軍達屯臨清聞報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禦之師至虜夜遁　秋八月北虜寇朔州指

揮謝彥破之禽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喇叭
都叅政高惠并其部衆　冬十月副將軍李文忠
出塞擊北虜破之出朔州禽其太尉伯顏不花
十一月文忠已退師虜酋王保保復寇大同達乃
與文忠馮勝復去大同至猫兒庄遇雪退壁于鴈
踏堡邏騎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達詰之知懷
柔有伏兵分兵掩擊禽其將康同僉保保夜遁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勑諭之曰卿等與朕平
定天下勳業已成而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
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
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
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
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上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
剌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織金文

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刺曰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王保保宗一所之敗走

和林元君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而死其妻毛氏亦自縊保保驍勇絶倫致之不得

上嘗問諸將曰當今孰爲好漢或對曰常遇春所向無前可謂好漢　上曰是奚足哉當今好漢只一王保保耳諸將或有以功相誇者　上曰汝豈能擒王保保来耶　上意蓋欲倡勇敢如此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往延安防邊

上諭曰自古中國無事則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防之不嚴即入爲

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受苦矣特命卿等率衆至邊常存戒心雖不見若臨敵則不至有患矣　七年春正月虜數出没北境詔副將軍文忠北伐時文忠駐代縣乃分遣景指揮先發景出白登遇虜敗之禽其國公字羅帖木兒初設鴈門關置守備仍置守禦所隸代州振武衛守備初駐代州後嘉靖二十三年移駐廣武城文忠以七月攻大寧克大石崖八月至豐州擊虜破之斬其魯王及司徒答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都得魯土妃蒙顙及金印玉圖書

之類　北虜乃兒不花遣人欵大同塞言欲降應
以前犯塞獲罪
手詔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来言於平地駐牧意在
臣順郤以前曰犯塞之故懼不相容是何言也古
之為天下者在安民而已無傷物心且爾元之故
臣幼君流離沙漠餘息尚存有所干犯為其主也
亦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能上觀天象下察
人情趋吉避凶斯智者矣　初元改雲州為大同
路隷山西行中書省國初因之至是改行省為布

政司改大同路爲大同府又于府置分廵按察司
歳差按察司官一員分廵號冀北道後專除　八
年春正月征虜大將軍馮勝出大同塞擊虜定未
下散不刺地踰月還　十年城蔚州指揮周房董
其後規制極壯麗基石甃磚陴隗樓櫓之類甲於
諸邊元君愛猷識理達剌殂
命遣使致祭禮部以道遠難至
上曰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遂之
有自爲文祭之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

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能亡變何也盖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弧矢入我中國横行天下九夷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是也及至君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頴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至失國此人事歟天命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爲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惟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致邉警數興今聞君殞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

眞以牲醴爾其監之

按野史載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元世祖其面屢爲泪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則又如故也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何人入主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爾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歸奄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

何恨耶毋再啼哭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

無泪矣

勑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

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用是累遷顯官

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

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

去至是陜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

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

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網假息南山纍見獲河南拘送京師番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逮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可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收其

初志自惟家本寒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

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慙死可

以塞責陛下乃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實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攻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甫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耿馬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不知所

言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為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脈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四年夏四月北虜寇開平指揮使丁忠擊敗之戰于氊帽山斬獲數百 十八年大學士宋訥上

守邊策畧曰今守內乂安蠻夷奉貢獨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邊圉漸荒歲久滋患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求守邊之策耳蓋守邊固先乎足食足食又先乎屯田今諸將豈皆借才於異代式宜選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衞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爲一屯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守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命馮勝爲征虜大将軍傅友德藍玉爲左右副将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爲左右叅将商暠叅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将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

至勝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王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王納降王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

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納哈出之衆有竄匿未降者恨大將軍以其降衆俱南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絶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傅友德
等曰古之名將爲國効忠勲名千載在我朝若徐
達常遇春平定夷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
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
任而乃專爲己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
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
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
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
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

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
亦赧哉　常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曲折之茂
不堪出不遜語勝嚙之及㵒逆死勝欲自解故歸
咎於茂而奏其驚潰虜衆詔械茂既至茂陳其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
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
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
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納哈出妻

卒其子察罕襲封瀋陽侯茂坐前罪當誅
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于廣西之龍州　建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勝至京
上以其勲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故元四
大王來降
上以其元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
侯沐英戍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
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
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二十年冬聞漠北

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爲主遣永昌侯藍玉討之玉
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剌章等逋入和林
乞進兵共勦　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
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兼程進至百眼
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
以復命哉復使遊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薄其
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
大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
院捏怯來等逋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

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千輛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剌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有司給第餼養方大軍之度嶺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將士渴甚至一小山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成溪先是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泉流出至御足下至是適與夢符王等還

上大喜擬封梁國公旣而有言其逼私元主妃者
上怒謂王曰爾北征功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
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屈
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改封凉國公仍
鐫其過于券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元主妃愧王事自
殺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乃遣使護送琉球安住
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降知虜主至和林
爲也速失兒所害　藍王定遠人其姊歸常遇春

胡陳之黨玉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宥而不問征陜西取獲月魯帖木兒還意覬陞太師爵命為太傅玉怒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侍郎傅友德等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爲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變命群臣訊狀皆伏誅

按野史載玉往見鐵冠道人鐵冠草鞋出迎之玉遽云著草鞋以迎賓足下無履言無禮也玉偶持揶盃勸酒鐵冠即云執揶盃而勸酒尊前不鍾

言不終也未幾王果就戮鐵冠固前知耶又聞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荅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

太祖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當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

太祖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曰不願欲富乎曰不願問何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

太祖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

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
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
持此遍遊十二年田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
非命故歸欲作別去遊京師妻留曰既當死死
於家耳荅言當死於京遂至南京都市中但講
命而巳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筭故也藍玉平雲
南田因詣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
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爲梁
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照映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
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王不睦對曰此人
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必主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王科道問張尚書何
以爲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王
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王筴命對曰曾筴又問汝命
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存賜
扇尚存

二十四年春三月傅友德北伐駐師開平因命齊王以護衛兵至開平閱獵

勅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友德調發軍政爾毋有與遇戰可自為隊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有膽畧則當前無膽畧則繼後奏凱之時勿自矜伐與諸将分功八月秋高可以師旋

按此因山東騎士悉發北征因命齊府以護衛至也夫齊稱東秦人急功利故北征賴之親藩身将護衛悉行所以均勞逸習地利也令河南

班軍猶存此意而練習之政漸弛技擊之長靡
效失本意矣
二十五年春三月安慶侯仇政西凉侯濮璵來宣
府理武備以沿邊諸州武備漸弛分遣重臣理之
政理振武朔州璵理岢嵐蔚州都督劉真指揮使
李彬來宣府行障塞歷宣德興和雲州大興保安
龍慶懷來諸處度量城隍增設險隘
上諭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曰屯田守邊今之
良法然寓兵於農亦古之制今與其養兵以困民

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從山西布政使司集守令耆老以朕意諭之乃分命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鳳翔侯張龍等往平陽等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等往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抽其一爲軍蠲其身徭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墾荒田東勝與大同城中各立衛五大同北境立衛六戒其屯耕所在毋擾於民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元主脫古思帖木兒遁至也速迭兒部爲其

所繇其衆悉奔散來附是歲與等進討追至徹徹
兒山大敗之自是虜不敢近邊者十餘年二十六
年置宣府前左右衛於宣德府萬全左右衛於宣
德縣懐安衛於懐安民戶不足調山西諸處餘丁
實之二十七年春三月初谷王封于宣府以舊城
隘至是命增大之都督真指揮使彬役所統展築
令城及德勝口二十八年春三月城懐來役北平
都司燕山諸衛軍
按十五年以後宣府之經畧置衛成城大抵皆

劉李二公之遺也夫不急其工舉恒春暮無妨
畎畝役以部兵斯其爲國矜人物也與
三十年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廚入紫
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上勅成祖時爲燕王上第四子及晉代遼寧谷六王曰稽之歷
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示象與
往昔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
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兵法
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吾

今老矣精力衰微難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
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悞事非惟貽憂朕
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可不慎哉吾今畧與爾謀
倘遇胡騎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收入壁壘或據
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彼見吾不與
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我以馬步邀截破
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輙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
之戰豈特不能勝必至於失利
成祖時為燕邸及代遼寧谷王率都督楊文武定侯郭英

來偹比虜時塞下屢警詔成祖曰聞烽火警數此
[illegible]虜之詐欲誘我師出縱伏兵也可西凉召莊德
張文傑二指揮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
武定侯郭英會兵處步軍須十五萬布陣以待武
定侯與劉宋翼於左莊張與指揮陳用翼於右爾
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無
不勝矣復勅都督楊文以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
寧護衛精銳從
成祖勅武定侯郭英以遼東都司遼護衛精銳從遼

王悉至開平相擇險要屯備一切號令悉聽

成祖節制三十一年城陽和天城衛

上不豫賜勅

成祖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王猶告成王曰

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四海無事然天

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

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

誰已命楊文郭英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

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民以荅上

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愼之勿怠

上進齊泰爲兵部尚書嘗召齊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之　閏五月　乙酉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　遺詔皇太孫嗣位

按

聖祖之攘胡元也既逐之出境矣然於其父子生則有書諭之使死則有弔祭之禮焉俘其孫復封之既封之後復歸之所以待亡國其恩甚厚至

於邊防則屢添衛增戍以定兵屯田以足食數
遣功臣視師而邊將譬脩命親王出塞而武備
揚威凡可以慎固封守者無不曲盡雖在彌留
而未嘗倦勤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怠若是者
蓋其得之也艱故其防之也切慮之也遠故其
謀之也深使後世守其成規不忘不忘則瀚海
永清幕南永空矣安有所謂烽火通井泉也哉
又按是時建六王于邊地而未命獨委重于燕

聖祖知燕王雄畧神武足以係单于之頸而宿將重兵遂得藉以爲龍飛之資豈非天命攸在假之羽翼哉史載

聖祖嘗欲易儲立 燕王爲太子問 高后后曰幸無洩又密問侍臣曰太子卒皇孫弱立燕儲可乎學士劉三吾曰皇孫尚富春秋徐俟其成立嫡孫禮也乃止及疾亟遣使持符召 燕王來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却回臨終問曰四子來未

聖祖之屬意有在矣事雖中阻其如天命何

三十二年

成祖由紫荆歷廣昌蔚州進薄大同諸將張玉朱能薛禄陳亨一子懋皆以兵從

按此靖難之師也盖自河南畫後顧之謀而東摧薊門之師東平夲鄭村之陣而西收雲中之助由是鼓行以南遂下鎮定也於戲薊寧者燕都之左藩宣大者燕都之右翼耶

成祖開創之規模非後世培植之大較乎今宣大雖重鎮而士馬日耗薊寧雖近地而經畧漸廢且

朶顔漸倔强雲中数反側則杷人者何能無戚

戚也

三十三年北虜國公趙脫列干司徒劉哈剌帖木

兒等率衆至北平助靖難兵

成祖太加賞賚既而諜報胡寇將侵邊

成祖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繼脫古思帖木兒立者并諭

瓦剌王別部韃靼猛哥帖木兒等以禍福

按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語

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輒佐當使戴一白帽王字上于加白字是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袁珙即柳莊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至見上因極道天表之盛曰鬚過臍必登大寶爲二十年太平天子後建文間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逡巡未舉指揮張王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知成祖之有天下始于姚定于袁成于張也然非姚則不萌非袁則不決非張則不聚豈非天意有右

而致此三人之言耶　寓圃雜記曰自五代以
来北虜侵我彊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
繼與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盖由
都非形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無
復天理之可言天生我
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夷
狄故嘗幸汴幸關陜而還斯時中原之地久為
胡馬所踐繼以寇盜民不料生六騑所過率皆
空城於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

嘗一日忘也且以燕城爲元舊都形勢可以制

虜因以封我

成祖焉及　上登極即廣舊邸爲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謀遷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敵亟之困莫微及矣永樂壬辰之後頻征沙漠搜剿遺孽屢抵巢穴而歸是則都燕之志

太祖實啓之　成祖克成之祖宗之功德盛矣